



愚伏集 茅四

呈文 啓辭 議 疏劄 下

~16
2344
4



和
2344
卷/6-4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七

疏劄

辭副提學疏

甲子七月

伏以臣本月初九日祇奉六月二十九日旨揮不許臣以
病辭職令速上來者臣承命以來感惶交集寢食不寧不
進則分義未安欲行則筋力不堪徬徨累日不知所出竊
伏惟念古人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聖人之所印
可而人臣之通義也所謂不能者才分不逮一也衰病不
任二也有一於此即為尸素義難冒竊而况兼而有之者
乎臣之憎陋空疎 聖明之所已洞燭今不敢更煩臚列
唯是病難自力之狀前狀所陳實非託稱而未蒙 矜察



臣請得以悉之臣稟受虛薄少多疾病中罹慘禍損傷尤
重年未始衰榮衛已彫諸般敗証迭出侵凌而頭風膈痰
為之根本日益纏綿積成深痼今則元氣衰耗不能與病
為敵稍失將護則頭目昏眩精爽烟浮以有思索則心骨
痞結呼吸窒碍頃刻之間恍惚欲仆上年在都中時同僚
有親見其危劇而抱持以救之者亦嘗一發於入侍之際
法筵未罷甫當徑退雖蒙 聖慈矜憐不以為罪而臣
之不堪出入周衛固已久矣特其發作有時與委頓床席
者不同故不知者或視為平人耳 中興收召之初臣非
不知不堪從宦而然猶自力趨請者誠以 聖人作而萬
物覩其欲仰瞻 天表者實出於臣子之至情而亦念

國命新造人心未定大小臣僚必須咸萃於 朝廷之上
然後精神折衝可以杜覬覦之萌而臣雖無似亦係 先
朝從臣旅進旅退或可為一塵於泰山故龜勉經年不敢
為顧惜身命之計今則 聖澤日以益流而邦本日益固
朝綱日以益振而國勢日益尊賢能布列各職其職共奮
贊襄之業如臣迂腐無用么麼一夫留無所益去無所損
正如江湖之一鴈不足為多少而其身之疾病衰塌一弁
甚於一年投閑置散廢伏田園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自
知其有所不能此臣之所以徬徨累日而終不免再籲於
仁覆之聽也臣竊聞 祖宗朝故事雖重臣賢宰之適
則聽辭召則許未嘗強之以其所不能以曠天職易曰惟

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此之謂也况臣
謏劣何關於進退而使 經幄重地久曠至此懇乞 聖
明曲察微悰并 臣兼帶 元子師傳藝文館提學 特賜
適改以安愚分不勝幸甚重念 臣陳情乞退解職始歸自
謂於人臣禮節無大違失而側聞 筵席之上論議甚峻
至以無禮斥之聞之竦然心膽墮地今者 恩召再宣而
又以病告若加以佞塞通慢之罪則何以自說 臣甚懼焉
雖然愛君之心自有秉彜致身之義得之聖訓眷遇隆重
萬死思酬此心耿耿可證天日事在得已而圖占身便 臣
雖無狀義不出此惟 聖明垂諒焉

辭賞秩疏

伏以 臣昨日在院中伏覩 聖教以 臣前為副提學時進
講論語特加一資而 獎寵之語有非無狀之 臣所敢承
當者 臣惶愧踈跼退伏私室不敢以進階之榮為喜于中
也 臣自少時固以章句為業而了無心得之實不過尋行
數墨以為入耳出口之資真聖人所謂德之棄者而人或
不察其實乃以讀書之名歸之以至上誤 君父之聽
中興之初首置講筵 臣於是時蓋已瀝血控辭而未蒙
允許每當入侍之際雖掇拾舊聞以備顧問而義理無窮
知識有限不能深探秘論以發明聖人之意裨補日就之
學環顧循省常切素食之愧其不以不職見評於在職之
日已為大幸而乃於遷官之後至蒙追錄榮以莘衮之褒

秩以命德之器古人所謂受知於君父者蓋未有此臣是
何人敢當斯典懇乞 聖明俯賜諒察收回成命於未下
批之前庶上無僭賞之失下免冒受之譏不勝幸甚抑臣
於此願有所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敬事
而信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此而中間一敬字
為五者之本人主之尤所不可忽也竊念 聖明於節用
愛人與民信使民時等事固已不着力而能而或恐於此
字上微有著力未到處蓋施為號令之間一毫不謹則便
不得為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為不敬也伏願 殿下於
其已能者思所以終始之於其未至者思所以至之純心
積功推致其極則程子所謂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豈虛

語哉使一國臣民涵濡 聖澤者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
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亦與有榮矣并曝微誠敢效其愚
僭踰之罪惟 聖明寬之

辭賞秩疏 乙丑

伏以臣以仙卑記問之學其空疎滅裂最出人下而謬蒙
眷遇叨忝非據蓋嘗受委以 元子教諭之任而不過
隨行逐隊輪日進講而退常恐職事不舉無以仰稱 任
使竊觀離經敬業之際誠有日就月將之益而皆天資英
睿有以得之微臣輔導之力實無秋毫可論於其間也乃
於正月二十七日 冊封禮訖頒赦 疏恩與臣民同慶
而特令臣親受賞加臣承 命驚惶措躬無地先王之法

爵以命德未嘗輕以與人故其有得之者則衆皆榮之以為惟德之致禮所謂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此也今臣之淺陋無狀不能為大陽之瑩燿而去秋進一階矣今春又增一秩數月之內超躡如此夫無事而食古人猶謂之盜况可無德而爵乎不惟臣自揣分量以福為灾深恐僥倖之門自臣而始有以傷 聖朝難慎之故而啓下民輕視爵祿之心也西伯之庭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彼其濟濟多士夫豈飾為模倣以取能讓之名哉誠以其心有不能自安而欲守其常分耳六卿正秩在臣實為踰分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臣竊懼焉伏望 聖慈察臣衷曲非出虛讓 特許收回成命使得自安愚分不勝

幸甚

乞遼都承旨劄

伏以臣之職守非閑慢可曠之地臣之疾病非旬朔可愈之証而例外 恩暇又非微臣之所可常得臣欲感 恩就列則疾病深痼筋骸不能自力欲累日調攝則職務曠廢分義有所不敢臣之情事實為狼狽抑臣竊念三告遼職乃國家待臣僚之恒式而臣忝本職以來三告加由者前後九三矣意者 聖明或以臣為可以備法從之列而稱出納之任耶臣才非識務學非致用見事常遲慮事常踈辦事常拙此非遜辭乃是實狀尋常職務尚患難了喉舌重地豈容久擐子犯咎文公曰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

而况君乎今臣之叨冒近密首尾已三年矣若非 聖慈矜愍不加督責則臣之得免顛隲保有今日庸可冀乎目今封典已完詔使將臨故院之任於是為重而首席尤復得人何可以憐不曉事者仍處其位不思所以更擇乎懇乞 聖明曲賜憐察適 臣職名改畀可堪之人使接待王人之禮不至闕失而微臣亦得以免於罪戾則公私兩利千萬幸甚

乞解職歸葬亡子疏

伏以臣伏蒙 恩暇守視兒疾而竟不能救遽爾天逝此必臣福過罪大見怒於神天遭此慘痛之禍而莫之遣也竊念臣之此喪在禮經為斬衰三年之服乃五服之最重

者 國法雖無解官之文而晏然在職出入禁闈場揚如無故之人亦人情之所不忍而求之天理決不當如此也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蓋以至情所在故也使臣抱此至痛而不上聞則是自奪其喪也上聞之不從則是 聖明奪人之喪也 臣知 聖明於此必為之惻然有動於天衷而不忍奪其至情也 臣之見任又是喉舌重地尤不可一日穢曠又是法從清列尤不可一日帶喪而冒玷此理甚明人孰不知 特垂憐察即許遞解使臣得以載喪南歸及時營葬免為不慈之父不勝幸甚千里旅榻父子相守一病奄忽舉目無親 臣於此實不能為 凜忽忽無意於人世古人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殆

臣之謂也至痛在中語無倫次惟 聖明諒恕焉

辭刑曹判書疏

伏以臣本月七日祗奉 恩旨以臣為刑曹判書令臣乘
駟上來者臣承 命感激繼以涕零趨謝供職之外更無
他義苟念臣有切迫情事不得不悉陳於 仁覆之聽以
冀憐察焉臣於秋初以先墓加土受由下來旋以疾病乞
適未克趨限還朝其至情所在實欲窆葬亡子之喪前狀
所謂得申情事者乃所以微發其端而不敢盡其說竊料
天日之明或已默諒於言意之外也數月以來疾病之
侵凌葬地之難得術家避忌之所拘種種延違久未克襄
今則前距入土之期只有二旬餘日父子慈愛之情終天

永訣之際實不忍棄置徑去無且臣門戶零替親黨鮮少
今若一脚出門則附棺諸事勢將委之於數三僮僕之手
夫斬衰之喪送死之事乃是人道之大經而苟且踈略不
誠不信窮泉一閉不可追改豈不為沒身之遺恨古人所
謂公義私恩迭為輕重者得非如臣今日之謂乎徬徨累
日悲懼交集去住俱難出門復入臣於是時誠不能為懷
也伏望 聖慈特賜哀矜適臣新授職名使得安心自盡
於情鍾之地免為人間不慈之父即是聖人使民不倍之
一大故也豈不幸甚竊聞近日邊事多虞西顧之憂未弛
於宵旰之際臣適當此時退在遠外不惟臣情理踈踏不
寧公議嗚然必以為不恤分義念及於此心膽俱隳然何

水未堅之前必無猖獗之患萬一不幸或有警急則臣星
夜趨朝終不敢以私妨公也情迫辭感不知所言惟
明垂諒焉

辭大司憲劄

丙午

伏以臣頃忝臺席不能舉職避適之後重遭物議今纔十
餘日矣寧有抗顏復冒之理且臣本以衰朽之質傷於無
益之痛去冬蒙 恩宥藥之後實無氣力可以供職而昇
疾^疾於^於寸寸前進初亦只為扣謝 洪恩之計而已適值
聖上色憂方殷旋罹大感不得不忍死奔走於問安之
班爭禮之列而其中則固已蕭然而憊索然而虛矣適休
以來宿患諸疾乘時發作而其中最難於就列者腰脊酸

痛不能^拜跪脚心浮疼不利步趨以此而樞閣職久未出
謝况此風憲重地義當夙夜何可以瘡壁之身一日冒據
乎竊伏惟念臣雖誠意淺薄不能效匡救之力乃其所論
則自始至終皆逆耳之言而 聖明非惟不加譴怒復引
而置之其地是欲使之畢其言也齊韶曰畜君何尤孟子
釋之曰畜君者好君也夫人臣畜止其君之所欲乃為真
愛其君而世之人主知其為愛我者鮮矣臣於今日益感
聖明知獎之恩思欲殫心竭力以為酬報之計者豈有
窮已而疾病纏綿未由自力昂者 雲霄但有露洒伏乞
聖明曲垂憐察特許遠免使臣得安愚分以迓垂死之
喘不勝幸甚

辭副提學劄

伏以臣恭奉 聖旨以臣為經帳長官而出自 宸簡不由注擬 眷渥之隆有踰恒式自惟謏薄何以得此感惶交集無地容措臣於是職叨竊已多今不敢更陳不稱之實仰聒 疑荒惟是官聯有序行守難紊 祖宗朝以來未聞以正二品而侵居是職者惟 宣廟朝柳希春以一時宿儒素稱博洽善於講讀 宣廟重之令久於其職尋惜其老 命以正卿之秩此乃崇重名儒千載一有之事不可以例施而人授也目今群彥濟濟林立於朝擢而授之無不可者頃日銓席所推俱是極選而 寵擢之恩謬及於陋劣衰退已試不驗之人臣之所以徊徨縮息不敢

承當者乃其實心而非出於虛讓也兼且臣一二年来衰痺頓甚精神昏眩失後忘前氣力漸憊多卧少起自知不能久於人世而善醫者蓋已望之而走矣臣自上年遭喪以後不得入侍 經帳今已浹歲依依一念長在五雲如使稍可自力則昵近 耿光仰聆 玉音乃是臣子之至情而苦辭至此者誠以分不當得而力不能堪也伏乞 聖慈察臣情悃 特許遞改以全公私則 天地生成之恩非臣 隕首所能上報豈勝幸甚

乞遞副提學劄

伏以臣之疾病纏綿氣血枯瘁之狀不惟同朝之人所共矜憐亦 聖明之所下燭而三告乞遞竟不獲 命臣誠

終合受事曰恩伏於
其札劄子係引其明屬
力人後章雷代既以後
或此或否代其人未定之
文以證已見十箇字
上則破字後恩伏大度
待罪章中自陳亦有
似此為人信去草創時
略增其後未暇細考
以致差謬云恩伏光
再此悅矯公未見本
文多引以為證者

憂憫不知所出抑臣之所以不安於在職者疾病之外更
有一節 君父之前何敢有隱臣頃見霍鳴吉劄中反復
攻臣謂臣於 啓劄之中援引經傳而任意刪減以附已
說沒其主意而資其取證六噫鳴吉豈誣臣者哉但其所
以論臣之未免為深文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聖賢之於
辭無論說事說理但要文字簡潔義理明白使人一見便
知其指意所在故其引古語不必盡用全文蓋以枝其辭
則其義反晦也臣於伏閣匆遽之中方論尊祖之義甚嚴
則但引自義率祖之文論殯斂踰制之失則但引尸服以
士之文論喪不可不降之意則但引持重大宗降其小宗
之文乃其語勢當然不欲枝其辭以晦其義非故為截去

以沒聖意主意以瞞 君父也其後上劄時所引禮經為
人後條下小註之文則臣實錯誤亦其平日失於照勘記
得如此而草創之日家藏禮經又為士友所借去未及考
檢遂脫所後又早卒之文謂之率爾則罪不敢辭亦非故
為截去也然通典所載劉寶之言曰為人後者或為子或
為孫故經但稱為人後而不列所後者名以此觀之則古
人亦有如此者矣嗚呼作偽心勞士夫之深恥不直欺
君臣子之大罪而以此起之不亦寬乎雖然鳴吉之知臣
淺耳今雖見疑亦不深恨但念臣以無狀受知於 君父
有年而一朝以文飾欺罔見疑則後雖有引經陳善之言
亦無以取信此為可痛耳至其所論喪禮縱橫萬餘言力

主喪必三年於自主之說此事是非自有舉國已定之
公論非臣一人所當每每爭辨有如角勝之為者况人方
攻我我又非人則雖出公心人必不信而如此展轉只是
以疾 毀下之懷且念歷隆之義 聖見已定雖有異議
必無眩惑之患何敢以已陳之芻狗復為歎歎乎惟是被
人峻訶理難晏然不得不冒死瀆擾懇乞 聖慈曲賜陶
鑄臣所有經愷長官之職臣許鑄改以安愚分不勝大幸

辭大司憲劄

伏以頃日憲府之劄實出臣手區區愚忠但欲 聖明之
德一出於誠施諸政事者終始無替而已更無一毫邪思
雜念於其間也不料人之見之者不察作者本意認為用

盡撥關託公售私之語若如其說則臣為文飾姦言欺誑
同僚上及 君父其罪不容誅矣然非臣本情也 天日
下燭不敢多辨獨念今人由千載之下讀千載以上文字
苟能平心察理則無不默會其意者蓋以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故也而乃於同朝之間不能相察郢書燕說一至於
此者何耶此必臣之平日言不忠信無以見信於人以致
生疑於所不疑自反而已何敢尤人重臣言之諫官論之
時議所同即為公論同僚之與臣聯名者既皆因此辭達
况其操筆構思當為罪首者安能偃然復據臺席行吟唱
於道路乎士夫持身惟以廉恥為重故使臣本無疾病彈
墨未乾次無就職之理懇乞 聖慈憐臣疾病沉痾察臣

情事狼狽 特許遂改使得杜門靜伏調養省循庶身心
兩安不至顛踣不勝大幸

乞遼大司憲劄

伏以 臣前後蒙 恩忝居憲職非止一再而罷軟無能曾
無一毫裨補於振肅朝綱之事而每以犬馬之疾上瀆
宸嚴罪合萬死 臣素患脾虛或飢飽失時寒暑感傷則輒
發霍亂幾死而蘇此是一生深痼之疾也本月初四日
危諸園下忽得此症臍腹如剗痛不可忍留落村舍不得
隨塵於 扈還之班從 駕稽違律有其文雖緣疾病豈
不惶悚厥後餘疾彌留元氣憊乏三告乞遼竟不獲 命
則又不敢任意退伏自速逋慢之罪謹於昨日扶曳出仕

仍入放榜賀班頭旋脇引僅免僮仆而退夜間宿疾復作
連曙苦痛今日與同僚有齊坐之約而不得往會明日
春宮朝講臣次當入侍而亦無由自力趨詣狼狽憂惶不
知所出 臣竊自揣度本以虛羸之質又涉衰暮之境疾病
侵尋理勢宜然寄寓淳生豈能久長故使供職於務閑之
地且不能堪况此風憲首席何等劇任而尚可委蛇冒據
以積瘵曠之誅乎伏惟 天地父母於諒有素乞垂憐愍
特開生路臣之本職及兼帶藝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
客并 許適免使得釋蓋蚊負就闕於西樞散秩竊祿養
病保全微軀時以特進官入侍 經席瞻陞 天顏茲以
窺斑之見仰備 顧問則臣之志願千萬端足而在 聖

朝器使臣僚之道亦為得矣公私兩全豈不甚甚

辭副提學并乞鑄免兼帶劄

伏以臣一病三十餘日久而不瘳頃忝憲地不得趨謝
恩命而適已極惶悚而再昨之蒙新除無路供職冒昧呈
單誠出於萬不獲已屏伏兢惶恭候 嚴謹不自意 聖
慈如天命遣內醫看病劑給對症之藥 恩非分內事出
例外撫躬感激有淚如瀉弟竊惟念 聖明之軫念臣疾
不啻如慈父之視子而長單還下既不 許遯又無給由
之 命臣誠狼狽不知所出得非 聖明猶以臣疾為旬
日可愈而玉堂職務不如兩司之劇自當調理就職乎臣
本以虛羸之質無之衰謝之年大病一敗之後元氣如絳

蘇復無期昨日所陳衰年氣力易敗難復者真實語也况

經幄之官職備顧問當此 聖學日新晉接頻數之時

何敢視為閑地不即出仕以積逋慢之誅乎不得受由而

無端退處人臣分義齒無此理懇乞 聖明曲賜憐察適

臣新除職名臣之兼帶藝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俱

係重地不容久曠并 許鑄免使得安心調理以便公私

不勝幸甚

乞解職疏 丁卯

伏以臣攝生不謹昧於慎疾乃以衰朽積傷之骨試之秋
天涼冽之泉宿病未除新瘵遽添欲從容倚息則受駁已
久欲扶曳趨還則氣力不任不得已冒昧馳 啓冀蒙

恩適其情誠出於萬分悶迫而本月十三日伏奉承政院
書狀恭審有調理上來之命臣誠踉蹌憂悞不知所出
竊念三素多疾病不堪羸瘠前後呈病不知其幾而淡旬
之頃或能自力供職自聖明視之則其所陳疾病之狀
近於不實其間又有情事狼狽不安於在職而不敢直陳
不得不以病為辭者此雖古人之所不免而其不能見信
於君父則殆有以自取也今臣之衰悴憊乏已到十分
地頭與平日絕異而聖明猶泛視之無異平日若是而
無以自說則上下之志幾於不通而臣之自許受知於
聖明者安矣能不悲乎臣犬馬之齒今六十有五矣前去
古人致事之年歲月無多而禍患慘痛之餘喪心失性日
用之間神不守宅有如迷罔之人而今年則忒又甚焉如
此而猶欲夙夜於侍從之列則必不免生行死歸之歸而
其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者無以異矣聖明亦何取
焉伏惟天地父母矜諒有素如蒙特賜陶鎔即許通
免使得接間就散於時月之頃安心調護收召魂魄則自
今至死之年皆聖明之賜也

乞適藝文館提學劄

伏以臣少學雕虫倖竊科第本不以文翰自期所帶藝文
提學直是冒濫之尤者上章懇辭者一捐前陳達者再
而未蒙允許雖泯默隨行不敢每每塵瀆而中心不寧
則實未嘗一日而自釋也乃者伏見鄭光績以所帶館職

與知事張維官聯資級且有上下會坐之際兩皆相礙陳
劄乞通獲遂所願臣之藝文提學亦有此礙使臣能舉一
反三因彼識此則即當援例請通之不暇而全然放過昨
聞李粹光上劄而後始覺其瞿然不安臣之慮事踈脫不
能詳審每如此真諺所謂不識坐立處也抑臣之所未解
者光績既蒙下該曹稟旨通改而獨於粹光斬之中庸
九經體群臣其一也先儒釋之曰視群臣猶吾四體以是
而格之則人於四體本無左右輕重之別疾痛奇痒豈容
二視而聖明之所以待四體者則未免為二視矣是何
意歟臣之以粹光為言才非為粹光地乃所以自為討蓋
欲從同同也朱子之言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

正者雖小不處今之官司會坐乃是朝廷禮法之所在
一有紊亂則其為不安矣當於不正之席裁而聖明必
欲強之使處又不裁之以義理之是非而但曰自有前例
前例之有無臣不敢知設或有之必是不察之課例何可
苟然循襲而不為之釐正乎懇乞聖慈特賜諒察下臣
此劄于該曹或令大臣議定上以正朝廷官序體面下
使微臣得以回此釋去較負而自免於詩人不稱之譏不
勝幸甚

辭勲疏 戊辰

伏以臣病伏私室晚得勳勲之報臣之姓名亦在其列臣
實驚駭慙惶不知所出臣聞命之事而供之者臣之常

分其不能者罪也故傳曰君令而臣共又曰臣不能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此先王之制而以供其常分者為功或車服以命之帶纊以盟之者皆叔世之事也臣於本月初七日以本職循例進參鞠廳其詰問取服等事大臣專主而亦職耳不自以為功况如臣備食俸坐者有何可紀之勞而廁名於其間乎臣始見許禔之疏援引他人至舉大臣推官以為分功之地私竊怪之以為彼雖元勳何得僭妄如此亦不料畢竟事至於此也臣雖萬萬無狀亦嘗聞士夫蕪恥之風矣世之無功得勳者固不為無人而亦未有如臣可恥之甚者取笑清議見譏後世姑未可論而只有心自愧已難舉頌於人前若是而未蒙 諒察則

豈不冤甚臣以狗馬賤疾陳情乞遯而遣醫者病之 命出於常數之外感 恩知罪已有福過災生之慮而况益之以冒功之勳以侵其禍乎懇乞 聖慈特賜憐察 命於勳籍中削去臣名并與本職而適改之使得屏伏守分獲免吏議乃天地生成之恩也臣無任祈懇切迫之至

乞減下急帶知義禁割

伏以臣自中興初忝居本職至今六年之間雖間或出入他司而居是職者過半焉不可謂不專且久而了無絲毫補裨 袞闕實蒙 聖德之效噫無功而食虛竊 寵榮豈臣夙昔之心哉中夜思惟常功慚惶不意今者復此叨冒而出於規外加望之 命臣誠兢惕不知 則者之明

何取於已試不效之愚臣而復欲引置近密之地乎感激之深不知所以報稱也苟有一事臣兼帶義禁府知事之任最重且劇而職是刑讞以館職兼帶不便先儒所謂入談道德出領訟非用人之體者真至言也臣聞本朝故事三司長官不兼禁府遠事雖不得一一攷徵在宣廟朝黃佑漢兼禁府及授本職即為減下館中老吏有能言此者此乃明證也惟昏朝有一倖臣冒據而不遠去夫至堂之與兩司事體無間而今之兩司不兼而至堂兼之者安知不自此人成例耶若然則謬莫甚矣臣本孤陋於朝家典故有所懵然除授本職今已浹辰而禁府之任依然兼帶豈不為有識之所恠乎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亟令

銓曹照例減下仍令自今以後定為恒式一洗昏朝謬例則不但為微臣之幸也竊念進獄之後 講筵久廢自非文王之聖安能不諫亦式無藉於薰陶乎數月以來 命令之叢多不和平如以無據臆說斥大臣以蔑視責銓官以苟且修飾教誨諫皆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得非深居燕閒之地所存所養或不能深厚而然歟目今獄事已畢而天時亦不甚熱引接臣鄰宜不可緩如臣衰朽昏憤必須專心一意收拾奮聞方可以仰備顧問或斬開發而人心不可兩用刑獄劇務何暇兼察臣誠不敢自便事理如此惟 聖明省納焉

乞適副提學劄

已巳

伏以臣之迂齋空疎了無寸長僚友國人之所知况以
則哲之明何所不燭而只以陳編敗簡中一二窺斑之學
猥蒙 聖眷出入帷幄首尾已七年矣雖撫躬感激粉骨
思酬不敢不自盡心力於責難補闕之事而見識謬陋誠
意淺薄終無一毫裨益於日新之 聖德而內省其私則
日用言行之間尤悔日積上辜 主恩下負初心中宵仰
屋既懼且悲今則犬馬之齒已迫懸車虛羸之質受傷又
多少有感觸輒發大病頃者數百里行役豈是大段勞倦
而內傷甚重幾至危域至今餘熱未除食不知味元氣漸
之完復無期三告乞適實出於憫迫之危懇而未蒙 矜
諒又下格外 恩由臣欲出而供職則疾病難強欲仍為

調攝則 異數難安憂惶狼狽不知所出抑臣於此又有
所大懼焉 國朝官制三司為極選而長官尤重玉堂所
職又在於補養君德則責任之重視臺諫尤難苟非其人
莫宜一日冒居顧臣一介庸夫有何瘡人之事而猥據重
地積歲窮年有若可以擔荷此任者竊祿妨賢豈不為士
夫之深恥乎使臣雖無疾病當退久矣况其沉綿舊疾一至
於此雖欲貪戀 恩榮自力就列者不可得矣懇乞 聖
慈曲垂憐愍特許適改使得安心將理收拾精神他日或
隨特進之列瞻望 清光仰備 顧問則不惟臣之志願
千萬滿足於 聖上體下施仁之道亦為得矣幸甚幸甚
乞適禮曹判書劄

臣頃以浴椒調病事蒙受 恩暇刻日將發之際忽有新
除 恩命供職未久旋即告行極知未安而第今秋涼漸
重椒氣方盛若復遲延數日則臣以虛羸衰弱之質必不
耐浴且念臣扶病遠路難於跨馬將欲買舟泝江取路丹
陽以行計沐浴調治迤邐往返之頃必經數月宗伯重任
何可帶行以曠天職伏望 聖慈曲垂諒察特許遠改使
得安心下去從容調攝或為完復之人則自今至死之年
皆覆幬之 恩豈勝幸甚

乞適職致仕疏

伏以臣本月二十一日祇奉承政院有 旨書狀令臣勿
辭調理上來者臣承 命兢惕不知所出臣本受由下來

曰病留落如使旬朔調治可以自力則何敢故為徊徨以
重違忤之誅哉誠以衰朽之質本不能與病為敵而寒泉
試身之餘元氣益敗沉綿萎藉日甚一日雖欲扶曳登程
寸寸昇進而終不能自由也仍竊伏念臣以愚陋過蒙
聖恩眷遇之隆盖有古人所不能得者而才駑識劣職守
隳廢首尾七年了無一事自效以少酬感 恩圖報之心
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恥也又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恥也臣雖無狀亦非全然無恥之人中宵仰屋內省自
愧者非日月矣矧今年齡愈邁疾病愈深精神耗脫既無
以方物發慮肢節痿廢又無以陳力就列周任所謂不能
者止乃森然法度之語也先王之制人臣致仕以七十為

節蓋以筋力之可及者期之也今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而筋力之不可及則已不啻古人懸車之年矣臣於今夏五六月間一病經旬萬事灰心惟恐一朝溘然使世之持清議者操筆而評之曰某也竊位明時無一歎為而懷祿不去竟死於旅邸去則一生講禮九泉蒙羞寧不究哉此心耿耿至今猶在此臣之所以周年惜景撫枕悲吟思欲納祿深居異命於松楸之下也念惟 聖明之於臣素深矜憐所欲必從臣之於 聖明仰恃 知照有懷輒達况此行休進退之際何敢心懷苦意而默不自陳以自阻於體下之仁哉臣聞聖王之使臣也以禮而不為拘迫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伏願 聖明憐臣瘡病遠

臣職名諒臣危懇許臣優閑使臣得以禮進義退自免於鐘鳴漏盡夜行不息之譏則使之以禮愛之以德無大於此事闕治道不特為微臣之幸而已也嗚呼生逢 堯舜便欲永訣豈臣夙昔之心而命不身謀事與心違愚衷悃悃言不能盡臨紙涕零精爽飛越惟 聖明垂諒焉臣無任慙 息畏罪激切屏營之至

辭吏判 召命疏

伏以前月二十日都承旨成貼書狀今以卿為吏曹判書銓衡之長不可暫曠軀其趨速上來事有 旨臣於二十八日北望拜受訖 恩隆感極任大心驚墮越兢惶不知所出臣之迂腐空疎不合此任人孰不知題目之下公論

必發此固無待於縷縷自列惟是疾病斯憊之實人所不知而惟自家能言之又念前日之疏既已略陳悲懇而非徒未蒙 矜諒又未有可否之 命以此惶恐不敢再為干瀆臣之情事亦甚感矣第臣於此更有難進一節 君父之前何所不言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因疾病深痼無路趨 召不得已昧死封章懇祈適免併申休退之請適緣監司洪濤巡在遠邑不能以時轉 達計程按日則度於前月念前必得上徹 宸聰而今此新除 恩命恰在其時是則懇臣瀝血之請出於片赤心而 聖明方且視為游辭偽讓而直以好爵縻之此豈 聖明平日推誠體下之道而古人所謂辭小取大以退媒進者不幸而至臣

之前矣噫世雖有甚無恥之人寧有昨日以禮部陳病乞退而今日得天官便即乞 願者乎故使臣昔疾今愈已難承 命况臣前疏所謂筋力之不堪不啻古人懸車之年者蓋已日甚月益終無以自力者乎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特賜憐察亟命適改使銓衡重地不至久曠而老病愚臣亦得投閑就散免為僵死道路之鬼則公私之幸曷勝言哉嗚呼命召而不俟駕固知臣子之常節而兩難交前不敢冒進雖義之所存禮有時屈而跡涉違忤伏俟 嚴譴惟 聖明裁處焉

再辭吏判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三日冒死陳情懇辭新 命以辭小取

大求退得進為人臣難進第一義理既而祇受初一日成
貼政院書狀則知當初辭禮部之疏中道遲滯至於十餘
日之多臣疏所陳不免於錯料妄發之歸屏伏惶悚顯俟
嚴譴不敢尋有陳達矣昨日伏奉十一日成貼政院書
狀則 聖批溫諄不惟不以為罪而委曲開諭有同家人
父子誠不自知臣之無狀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感激之
深惟當焚香趨謝之不暇而第臣疾病衰頹之狀日甚一
日氣血之力無供職之望而其中精神尤甚昏憤發言
遇事率 失後忘前恍惚如塊不完心者然夫人
之所恃 應 接物者只此方寸虛明之地而其昏憤如
此雖尋常職務亦難於酬應不若以稱任使之意况此銓衡

重地乃古之所謂摠百官平邦國者此何等重任而敢欲
効力於擔荷自同負山之蚊蟲乎前日 聖教有曰銓衡
之長不可暫曠以臣愚見曠則猶可授之匪人而敗官債
事則其不可又甚以 殿下之明何不察乎此耶禮曰古
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愚懵自揣甚熟何敢
不量而 以上誤 聖恩中誤國事下誤臣身乎使臣
力疾趨 召而分毫有益於國則雖僵仆道路有不暇恤
今既決知分毫無益而不過為生行死歸之人則臣之冒
進於義何居此臣之 以內省已分外度時事反復思惟
終不敢抗顏者也知舊之責臣者皆云 君召不趨堅坐
三辭得無涉於佞蹇而不恭乎噫此誠然矣然人臣之所

以事君者一進一退惟義是視不可但以聞命奔走為恭也先正臣李滉之言曰可進而進者進為恭不可進而不進者不進為恭可之所在即恭之所在言乎在臣今日之義彷徨而不敢進者正所以為恭也懇乞 聖慈察臣愚陋無能之實憐臣衰病不堪之狀特 許適免不強以所不能使得守分立園安心待盡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感 息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辭吏曹判書兼大提學劄

伏以臣之本職萬不相稱真所謂分不當得者况又得之於衰病乞退之際揆之義理尤不當冒進而累辭不獲召命荐降則人臣分義又不敢一向所推愚勉力疾扶也

登程初亦但欲扣謝 恩先旋乞適免非敢有陳力就列之望及至郊圻又聞有文衡之 命則驚惶愈甚措躬無地殆欲高翔遠走而不可得也竊念臣以無似久忝從班苟非 聖明曲賜保庇恕其所短而不強其所不能安能得免罪戾以有今日尋常銘感蓋不以苟榮為一時之幸而實以受 知為曠世之 恩豈料垂死頽齡未蒙 矜諒遺大授艱俾益無已任其顛沛而莫之恤如此乎億人物權衡文章司命國之重任二者為最故使其難其慎必得其人各責所長猶懼不堪而一朝總而委之於昏憤拙陋之人此猶負焦僮以九鼎而益之以黃鍾迫之令起而不憂其覆壓撞碎縱焦僮死無惜獨如鍾鼎何嗚呼其危

矣伏願 聖明深惟天位天職之重不可以首授匪人
曲察愚臣瀝血之懇非出於備數例讓 收回成命改授
可堪之人則愚臣之幸即國家之幸也 臣觸冒風寒寸寸
前來病疾沉痾漸憊委頓而此則姑不敢言惟 聖明之
憐察焉

再劄

臣昨上一劄乞免本職及兼帶文衡之任而即日伏奉
聖批似若於臣之情事未盡 洞察此必緣臣扶病驅馳
之餘心神恍惚措語未瑩致誤 睿鑑如此伏地惶悚
不勝悶鬱之至 臣之各辭兩任非出於例讓誠恐力微
重必致債敗 國事以誤 聖眷不但為自己計也伏願

聖明曲垂憐察將臣本職及兼帶大提學並 許改差
則自今至死之年皆覆情之 恩也 僵仆旅榻情隘辭
不知所言

乞遼吏判劄 庚午

伏以 臣之所患本非一時偶然發作旬日調治可愈之証
積傷既多齒髮又衰元氣漸乏精血枯竭四肢百骸不能
自強實無陳力就列之望其中最所憂憫者心神凋耗日
甚一日慌茫恍惚殆類失性之人人之所恃以應事處物
者只此一點虛明之地而昏憤暗塞一至於此雖欲自力
供職小答殊遇而其路已無由矣不然則當此 主憂之
日何敢發口言病三告乞遼實出於萬不得已而加由之

命又下於格外憂惶狼狽不知所出抑臣疾病之外又
有大段未安者 君父之前何所不達近日出師之舉臣
固不敢不以為是而事機變遷師期延緩愚臣過慮之憂
無所不至但見其難而未見其易乃於廟筮既定之後猥
陳妄見雖未必不出於憂國之血誠而動撓軍情之罪則
果有之矣進劄之日旋聞 廟堂回 啓判下有今後論
以重律之 教臣聞之惶恐萬累日而終未有 指揮
臣誠不敢以得違刑章為一己之幸而深以 命令反汗
為國家之憂也設或 聖慈矜諒謂臣迂腐書生全無膽
氣發此恇惴乃其常事不足深誅亦當有未減之律以科
其罪不宜全然不治視為無犯使之仍據忝竊之位盤礴

而不動也此臣之所以承 命憂惶終不敢力疾復出以
為供職之計也伏乞 聖明曲賜諒察鑄削職名使得安
心伏罪退縮省愆則求之公私實為兩全不勝幸甚

再劄

伏以 臣三告一劄皆未得請惟當勉力疾忍死供職而
反復思惟畢竟昨劄所陳終有不能忘者蓋臣之當初妄
陳雖在於備局 判下未見之前而其為恇惴之言動搖
軍情則固有之矣 廟筮既承 嚴旨則自當有依例處
置之事而 留中數日終不 啓下臣於其時惶恐踧踖
措躬無地不得已而呈病乞遄則又以見知 判下與否
下問於故院以為曲全之地臣之感戴 洪私固天地

莫量而 命令反汗之失緣臣有以致之臣之罪至此而
大矣竊想 聖教有曰似無所失是則雖以 聖慈之委
曲矜恕亦不能謂其的然無所失矣臣何敢貪 恩冒
寵晏然就列自處以無罪之人乎懇乞 聖明深加諒察
亟一賜適免使臣得以就分安心乃為真愛臣也瀆冒至
此極知罪死而中心不安不能自止誠以為人之處此與
其心不安而身安寧身不安而心安也

乞適吏判劄

伏以臣衰年痼疾積勞而極陳力就列實所不堪冒呈辭
卒至于再三冀蒙 聖慈矜察許以投閒而 聖明視為
大故後循例應文之事漠然不加之意臣竊憫焉夫終曹

之兩都目俗謂之界滿蓋言其據例當適也當適不還則
為喪失廉隅貪戀權勢之人故自 祖宗朝以來前後居
是職者雖無不可堪之病莫不力辭苦乞以必退為期誠
以重地不可久據以犯人朝笑也况臣稟賦虛羸一生多
病之狀同朝之人莫不憐愍近有數年以來傷敗益甚種
種危苦之症乘時發作逐日增加熱壅頭面眩暈欲仆胸
膈痞悶食物不下腰脊酸疼俯仰拘急膝脛痿弱行步艱
辛蓋其一身之中自頂至踵無一處不受病如此而得與
壯盛完實之人駢肩並脚逐隊隨行固已難矣然此猶形
骸之病苟能善為調養則未必便死至於心神恍惚前後
遺忘對人應酬之際頃刻而失其話頭有如喪性之人駭

醫迷罔此則死期將至之候人之見之者不待明於醫術而皆知其不久於世矣前此告病之際亦嘗以此累徹於冕旒而聖明或不深信則未必不視為重稱過寶之言臣請以近日所犯一一自首以明其昏耄顛錯不稱任使之實而退服嚴譴固有所不敢避也頃於大故之日臣以姓名鄭基陰者注擬於先陵案奉受黜之後退而詢之則本無是人云蓋臣於為官擇人實不敢不盡心力而於初入仕尤加謹焉願識人不多患無以慎簡則常與人語必訪問可用之人客去之後隨即識之略效古人夾帑故事而旋聽旋忘誤錄其名以致做錯如此以若精神何事可為只此一事已難一日冒居銓席臣誠惶悚若無

所容懇乞 聖慈察臣病謬無用之狀治臣失誤不職之罪亟 賜鑄免使之屏伏省愆以安愚分而因得久久將息或迨垂盡之命則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再劄

伏以 臣誠無狀然於臣子分義則講之熟矣出仕三日旋復呈告豈不知罪涉違忤奈疾病委頓斷無陳力之望不
得不昧死陳懇冀蒙 憐察而微誠未格乃承調理出仕之論則 聖明以臣病為可以計日待愈而臣言為游辭圖免也臣之赤心寬闊暴白無路今欲出而供職則氣力不堪欲退而將息則 恩暇未下憂惶狼狽不知所出况

今迎 詔大禮只滿兩日何敢無端退伏不隨從班之後
乎事勢至此實為窮蹙竊念君臣之間有同父子世豈有
抱病之子宛轉於膝下而父不知恤乎君止於仁即父止
於慈懇乞 聖明曲賜矜憐特許遶改使得病伏調理或
尋生路則實西伯扇暘之政也豈勝幸甚傳曰事急不容
徐步心痛不暇緩聲臣之連口瀆冒罪固難逭情則可知
抑非有特於 眷愛亦不敢為也惶悚切迫不知所云

三劄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有志願則宜無所不自盡
如或一毫不自盡則是自疏於父而未克為不孝矣聖人
之心思天下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若已推而納之溝

中况忍令咫尺階墀之下有不自盡之臣僚乎臣知其必
不然矣今臣以不堪供職之狀呈單於 陳劄者再前後
悲懇蓋不啻弱子之號泣於慈父不可謂不自盡矣而
聖明視之漠然不加憐察此必臣之所以自盡者猶有所
未盡也今請不避強聒之誅而罄竭其兩端可乎臣之氣
力衰憊之狀今不欲更以狗馬賤疾上瀾 清聽惟是精
神耗奪之証實為不堪供職之大節目如向日齋即誤擬
之事聞者莫不駭笑皆知其不可冒據而 聖批乃以無
心之失恕之夫所謂無心者只是一時心放偶未覺察如
仰面貪看烏田頭錯應人之為者心存則斯察矣今臣軀
殼徒存而神魄已亡臨政處事固未嘗不欲盡心而率皆

顛倒纏戾不能合理方其做錯之際不自覺知及聞物議
然後始悟其非而已無所及凡事如此前日之自首者特
其一事耳此豈偶爾無心之比哉 聖明之所以任官擢
人者豈不欲其職務修舉以裨益國事乎庶官亦職猶不
可授之匪人以曠天工况此進退百官古之所謂冢宰者
是何等重任而乃以形存心死之一禍人處之乎嗚呼其
危矣他日誤事之罪將有大於齋郎誤擬之事則 聖明
亦不能無怒而每赦矣 臣身固不足惜獨如國事何哉竊
念今日國家之勢岌岌如累卵而所恃以為元氣者分離
乖隔不合不公作好作惡各以其意天下之事合則強分
則弱此必然之理勢也率是以往將見日就渙散終至於

淪胥而後已豈不大可憂哉故使開誠心布公道不立私
黨人所信服者秉其臧否之權責之以銓叙流品保合大
紀猶恐人心不似我心做時不似說時或難於寅協無間
以濟于艱危况 臣鴛劣無能最出輩流之下而又是數十
年來名目中人雖欲仰體 聖心同人于野人誰肯相信
况其病衰昏耄日甚一日一有動作痲病百出其不能少
效消埃報答 知遇之恩 臣雖不明自知甚審如是而貪
戀 榮光逢 衲不退則其與决性命之情以養富貴者相
去幾何而 聖明亦安用如此陋夫為哉懇乞 聖慈察
臣病謬無用之狀已難任使諒 臣不安尸竊之心尚有庶
恥 特許適免置之散地使得省愆屏伏守分保拙自免

於風人素餐之誚則不勝千萬之幸

乞遼吏判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六日聞有人匿其名懸書於崇禮門目臣以天地不容之罪晦昧難雪之名臣始而骨驚中而心痛終而氣忿便欲溘死而不可得則惟有閉齋深潛不與人相接乃為自處之道故即具長單引病乞遼其實非病也竊念臣雖無狀平生所以自檢其身者猶欲無受甬汝於人而乃於垂死之年遭此不測之辱以貽清朝為紳之羞臣自今誠無意於人世也親舊之為臣謀者或謂匿名之謗雖父子親密之間猶不得傳說况於九重深嚴之地乎分之所不敢也此言似矣而臣猶以為不然也夫所謂

父子間不得傳者蓋以凶慝之人潛形匿影以為陷人之計見而傳之則適所以成其計故絕口不傳使凶言不得流布耳今則不然白晝都門大書高張頃刻之間國人皆知秘而不傳非惟勢所不能於義亦無據矣當初告病之時不敢以實者但得身避重地免人噴點則凶人罔極之言不必上徹宸聰而今既不遂所願則直陳求退之外更無所為臣之情事亦甚感矣嗟跪之辱至微死生之事甚大然而終不肯受者誠以恥之於人大矣無則非人故也臣之所蒙又是人理難容之惡何敢曰已無是事人言何恤而覩然於士夫之列乎若然則臣與其人殆無以別矣 聖明亦安用如此無恥者為哉伏願 聖慈察此苦

意至 賜鐫乍使之退伏丘壑以畢餘生則自今三死之
年皆 聖明再造之恩也 臣無任畏罪慙 恩激切屏營
之至

乞遼大提學劄

伏以 臣之才分真如襍線無一箇長百事皆不及人而文
翰充非所長其得早年決科通籍金闈已為僥倖之甚至
於文衡重任則非徒 臣夢寐之所不到一國公論皆知其
維鵠在梁矣徃在中興初故相臣申欽為銓長好而不知
其惡擬臣以藝文館提學此是文衡養望之地 臣於其時
上章陳懇謝以不堪而終不能力辭牢讓以得請為期 臣
於是不免為上欺 君相矣今則齒髮益衰精神益耗且

自哭子悲傷之後目常腫爛不能開卷讀數行書已五年
矣古人之為文以多積而薄發為能天下安有不耕而獲
者乎以此神思消落語意拙澁尋常作知舊間書尺把筆
沉吟索然而不應况望其修治辭命以應對 天朝交只
鄰邦不至於敗事乎 臣雖不明自知則審決不敢代大匠
斷以血其指曾於 榻前再申苦懇而 聖明認為謙讓
不即快許然而區區匹夫之志則終有不可回者特以所
承誌文改撰之 命尚未奉憲故遲延至今耳今幸已得
脫彙入石有期茲尋前日面請之語敢此號籲伏乞 聖
慈曲賜憐察特許遼改不強其所不能使入於僨事之誅
則非臣一身之幸也抑 臣聞 明廟朝洪暹為此任以衰

老辭 明廟下相臣議其時領相議曰文章與氣為盛衰
洪暹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懇辭當聽許暹卒以此釋重
負云是時暹之衰暮不及臣尚遠而 君相之處置如此
易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此之謂也
伏望 聖明以 明廟之心為心以 明廟之事為法下
臣此劄詢之 廟堂則今日大臣獨不能察臣衰暮而釋
臣之重負乎臣之切迫祈懇誠在於此

一丹劄

臣於頃日以文衡重地不堪久據之實瀝血號籲冀蒙
矜察而伏承 聖批溫諭不許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
知子莫如父臣常三復感歎以為至論今臣之蒙眷於

聖明自謂無間於父子而未免有不見知之歎以今觀之
則豈古人之言猶有所未至也臣之不合此任舉國所知
而 聖明猶以文翰期之至其病憊已甚不任供職之狀
則同朝之人莫不憐愍而 聖明猶以為未甚衰老臣竊
寬之使臣才器氣力若稍可堪則受知 明主致身筆列
乃臣子之至願而古今之所同臣非喪心失性之人亦何
苦而必致適免至於再辭三辭而不知止乎此必無之理
也竊念上之使下必度其可及者而責之其所不能不強
使為此聖人之所以能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也是
以 祖宗朝以來名卿重臣辭位而得請者比比有之其
見於銘誌文集者可攷而知也蓋其上下之間情意流

通有願必遂如此豈不為有國之盛事乎臣之前後乞免此任實出於血誠而 聖明規為游辭飾讓不肯准許是則臣之於 聖明非惟不見知乃為不見信豈不冤甚懇乞 聖明察臣駕劣無能憐臣衰病已甚 特許適改使免代斲血指之患則不獨於臣為幸乃是朝家之幸也

乞適本提學疏 辛未

伏以 臣 駑姿驥粟致力山任常恐 寵過而灾負重而踣臨淵集亦七年一心至於銓柄文衡一時荐加則心悸膽慄之極愈無所措躬矣幸賴 聖德如天曲賜陶鎔使得從容退閑自免於罪戾狼狽之歸臣誠感激不知死所惟是文衡重任尚在肩上念臣前後履數孰非不可堪之地

而其中元不迫似者此職為最昂首求衰冀蒙 恩適盖亦非一再矣况今頽齡日邁真氣日耗少有感觸易為疾病冬間受由下來時行到皮盤嶺上忽遇暴風猝至掣去帷帳潛然之頃心神恍惚懵霧驚悸有如將絕之候自此以後稍或心動輒發此證蓋積年痰眩回風重傷漸成怔忡之病分為廢疾之人以此氣力生入脩門瞻依 耿光自知難必况望其陳力就列從事於筆研詞翰之間乎懇乞 聖慈曲垂憐察特 臣兼帶大提學 特與適改此外經筵職名及 世子左副賓客一併鑄去使得安心奔伏以召魂魄以迓歲月之命則 天地生成之恩何可量也情迫辭慙不知所言 臣無任感 恩知罪激切祈懇之至

卷之二

三

再疏

伏以臣本月二十五日伏奉承政院言狀恭審 聖批不
准臣辭令臣從速上來者臣受命惶惑不知所出使臣氣
力稍堪扶曳則人臣分義何敢受由下來仍為留落之計
臣之道遠受傷實如前疏所陳况綿時月漸成痼疾怔忡
驚悸之候發作無節今則瘦削羸乏委頓床席不能出門
戶雖欲自力登程已無由矣昂首 層霄但切露洒臣竊
聞 慈殿違豫之候尚未復常逆變又起違捕未息此豈
臣子一夕安坐之日而退伏私室未由趨赴臣之罪戾又
不但違忤 召命而已臣又聞 朝廷方有差請之舉而
使臣之行亦必不遠草創討論等事當集眾思而臣職忝

辭命尤不當退在遠外為此憂懼愈無所容懇乞 聖慈
深加諒察將臣大提學一任為先途授可堪之人以便公
私仍下有司量施譴罰以正臣前後遲慢之罪不勝幸甚
乞致事疏 壬申正月

伏以臣 少而讀禮老而無成但知七十致事為禮經之全
文人臣之盛節而知進不退為大易之深戒顧其蒲柳易
衰稀年難到則常恐一朝溘然死於刀竊之中以為 請
朝之羞此心耿耿日夕不忘蓋自己巳之秋已上乞退之
章其言悲切 聖明倘或能記之矣及至辛未力疾赴難
之後元氣大敗精神氣力脫然非復前日居常懍懍如不
能終日今幸賴天之靈得至謝事之齡矣念昨日年滿今

日告老似太急迫而實以一生情願有在於此不欲逢迎
等待謂有明日千里封章誠出於危苦切迫之忱伏願
聖明垂憐財察焉古人以老不致事比之於鐘鳴漏盡夜
行不息者甚言其貪戀冥行當止而不止也若此者臣之
所大恥而 聖明亦不當以此期待於臣鄰也臣上年見
金尚容亦以此事陳疏而 聖明不許其不許者非有他
意特以國方多難事與平日而尚容筋力未衰人臣之義
一息尚存當有効忠宣力之事故也今臣軀殼徒存精神
已脫留臣在朝端只糜廩粟而已一事何補臣竊悲之嘗
見禮經有不得謝之文疏家釋之曰謂君不許其致事也
如辭謝代謝皆却而退去之義臣每讀至此未嘗不黯然

而悲潛然而出涕不謂今日臣踐斯境也蓋臣之出身事
主今四上有七年矣雖其智慮淺短知識蒙昧不足以圖
事立功而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誠則純然赤心實未嘗
一日暫離於 黼座之傍今臣自此辭矣昂首 層霄霄
雲入望臨紙涕零不知所言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
悲惻之至

乞辭職疏

伏以臣之病勢危篤已到十分地頭蓋其引年乞退實出
於悶迫祈懇之血誠而前日伏奉 聖旨敦諭不許至有
調理上來之 教是則 聖明以臣為游辭偽讓也臣本
一生忤拙未嘗為矯飾之事乃於七十垂盡之年學為雕

盱前卻之態以釣能讓之名則神明必強之矣今臣之所
大問不聊者 聖明既不許臣致身而職名尚在身上其
進退無據至此而甚矣 聖明亦安忍使臣狼狽至於此
乎懇乞 聖慈察臣危苦之衷亟遣臣本職俾得安心待
盡乃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 臣不勝悲泣祈懇之至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七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八

議

三 交河置京議

壬子

臣以迂腐書生不識時務風水之說有所憚然兼且生長
東南足跡未嘗一到交河地今承 清問不敢妄議便否
但以所窺於陳編者論事理則國之置都大事也大後
也前古帝王除創業定鼎者外守成之上未有無故而議
此者盤庚之亳邑以有北河之患成王之洛都為朝貢道
里之均衛文公之楚丘又在後為狄所滅之日茲皆出於
千萬不得已之大計曷嘗可已而不已哉今 國家既無
殷周之事雖遭兵燹法宮旋成亦非如野處漕邑之衛則

臣未知今日之議此有何不得已之故也如無不得已之故而只目一術士妖妄之言議此大事謀此大役則未論民窮財盡時詘舉羸臣愚竊恐有歎於大聖人高世之智也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齡在於修德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只一箇長安秦居而促漢居而永此是千古之明驗而今昔之恒言臣知聖明必以為已陳之芻狗舍此之外亦無他說伏惟上裁

宣惠號牌便否議

癸亥

伏以本朝設院宣示聖旨宣惠廳國之大事而創始之時適值大無仍為設行便否自今冬設號牌廳明春為始舉行便否及軍兵教練之策令二品以上今日內獻議

者臣以迂腐書生不識時務而職忝宰列既奉聖命不敢不略陳淺慮以備採擇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頗瑣奸蠹易容不可以行之久遠然設行於畿甸已多年紀尚為民情所便此是已試之效且念今宣惠諸臣上體勤恤之心竭精殫思務以便民其講究纖悉必無遺策故前日右贊成臣李貴建言以年荒請緩其事而臣意則以為此是損下益上之故則當此凶歉決不可行本為輕徭薄賦而設則凶歉之歲尤當急急施行以紓窮民一分之力蓋嘗以是陳達於榻前矣近聞外間論議頗以利不十而變常為慮恐或未後狼狽此是出於憂國慎始之意非欲沮撓其事也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

結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歲不過木
二死有餘則一夫所收大約不過十七死而今宣惠廳所
收一結當取三死則一夫當取二十四死較之常年所收
則殆加三分之一焉外方之民間朝廷講究利民之政
拭目傾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則必將詳然
而駭愾然而愁矣然則雖在豐歲猶不可行況今百穀不
成而木花尤甚廟堂之所以辛勤勞苦求以便民者適
以歛怨於民臣意不如姑徐待稔熟講而行之雖無大益
亦無大損矣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之良法國家欲發
丁選兵以為教練舍此他無善策但念塗炭之民未及休
息騷屑於行賈居送不知有新化之澤而遽聞此令之下

則或不無為驚魚駭之慮然善為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
不至於必不可行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而
必須贍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令專意於踴躍擊刺之
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者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少不足
於用此其所以難也既不能此則唯給保一事乃為前代
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填充壬辰喪亂以
後尤為蕩然而教練之法則終始未有所聞我國武略之
不競職由於此今欲者實行之則必須先行號牌之法多
得開丁以充闕伍然後可以議此矣伏惟 上裁

號牌量田議 乙丑

今之論號牌之法者多以為不當而臣則以為甚當今之

論號牌之行者多以為無難而臣則以為甚難臣請言之
率土皆民百姓皆兵而或終身戍守官及族隣或無役閑
遊息偃在床大夫不均之怨未有甚於今日而論其多寡
之分則無役者徧國中為兵者未什一以故闕額未得充
逃故未得除而國為無兵之國號牌之法行則壯實者簽
入軍五七弱及貧無業者量收價布以助軍餉民無不均
之怨而兵為可用之兵此臣之所以為甚當而今日之急
務莫有先於此者矣雖然人情莫不欲逸俗習久則難變
壬辰以後死亡餘民居無定所產無恒業遷徙為生無役
于身者三十有餘年矣一朝而驅之法令之中籍為有役
之民使不得轉動此豈從容號令之所可辦哉必將設法

控其嚴守法極其確然後國中方無不佩之民矣古人所
謂秦之瘠嘗一快矣而秦之氣已索然者豈不大可懼哉
此臣之所以為甚難而當此紀綱解弛之日不敢遽必其
效也至於量田則雖有暫時動民之弊乃所謂決道使民
而民亦慣於耳目無大驚駭誠能詳立科條預行頒布使
及今年收獲之後來歲耕作之前趁即舉行則保無不可
行之患矣臣意莫如先行量田使民業有經稅入無結徐
觀國家綱紀漸次整頓域內民生漸次安堵不至於輕棄
其土輕犯國法然後俟年運豐登民產稍恒試行號牌之
法則或可以得力夫今之謀國之臣聞臣此論則必懣然
遜之矣然以臣愚見自興以後 朝廷舉措多失於欲速

而不達况此強兵富國之效何可斷見於時月之間哉區區腐儒之意必欲曰安民為本治兵為之疾病委頓精神短少不能盡所欲言伏惟 上裁

啓辭

私廟屬號博考前例啓 癸亥

禮曹 啓辭內私廟兩處遣禮官告祭時祭文以辭名稱及屬號當先定奪德興之廟 宣廟朝已封大院君當遵丁定遠廟則時未有封號令儒臣博考事 允下矣臣等謹按漢宣帝初即位下詔令為故皇太子議謚有司奏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闕史皇孫謚宜

曰悼後有司復發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思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尊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親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

侯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祠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祀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思詔可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日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侍祠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

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以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宗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寬息之謂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宋英宗初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詔下公卿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崇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

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臣以為漢王宜
專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議上歐陽
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
孝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間之寺書詰責輔臣以不
當議稱皇考上詔曰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
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
既考仁宗又考漢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
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有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
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
議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合
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

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漢
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謂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
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
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
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而但
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國
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漢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
乎乃詔立漢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
后手書濮安懿王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呂公
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
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選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

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為兼得而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程子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榮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榮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以上三君所處有得有失而皆有先儒定論其間或有與今日事體微有不同者而臣等不敢有所去取並為書 啓以備朝廷參酌定奪此外亦必有可據者而臣等既不能博通古今而館中書籍亦恐不備不得廣為搜考惶恐敢 啓

請去昏朝所上 宣廟祖字啓

臣意歷代帝王創業與國統中絕而再造之君稱祖我宣廟雖遭外寇而旋即收復自致重恢未嘗有國統中絕之事不宜稱祖也光海初年欲稱以祖其時尹根壽以無義劍上劄而止殿後許筠李爾瞻輩請上尊號於光海光海以獨當為愧更發稱祖之論廷臣無一言其事遂行此可謂無知妄作矣况謚號下稱祖有如帝王追崇四祖如宋之僖順翼宣我國之穆翼度桓非如歷代太祖世祖之稱非所以尊崇之也稱祖以功稱宗以德初無高下今者光海時所上徽號方議刊去若然則當有具由告 廟之禮其時并告稱祖無例之意而改之似當云云

復命書啓 甲子

臣當初受命於榻前承朝廷指揮曉諭小民使無
駭散倡起多士以興義旅兩件事外別無勾當公幹而到
道內六日即聞王師奏捷諸賊授首則區區召募之事
已無所用而戀主之情急於趨朝一面馳啓緣由隨
即登途而憂遑奔竄之餘宿疾乘時五心煩熱百節酸痛
艱難扶曳寸寸前進今始來詣不勝惶恐之至臣竊見道
內募兵之事與壬辰不同壬辰寇至之初各邑守令棄城
逃走竄伏林藪故一時忠義之士奮袂而起招集散卒數
千僥兒不旬日而可聚今則大小節鎮各領其衆聽主將
進退而連年調發之餘絕無閑丁士子等不過各率丁奴
制挺為伍驅之戰陣必無得力之理而所恃以為壯者我

順賊逆此直彼曲風聲所動雖金限悍夫皆知君父之
不可背盜賊之不可從賊輩聞之亦知致討之兵所在群
起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此則為助不細非相宗遺澤
在人朝廷處置得宜固無以致此而士子等服習儒賢之
教競勸忠義之風亦不偶然在所嘉獎而其所募義旅近
嶺各邑則輸運丁可與倉其遠邑則各從便近輸運于仁
同之中昔倉星州之茂溪倉梁山之甘同倉泗川之塲巖
倉漕運入京以為國用之意雖已通諭于列邑而臣上來
之後或不無解弛之患故令臣從事官二人復分管左右道
而金世漁則在途中得額中之証病勢甚重不任驅馳只
令洪錡留在勾管許多各邑巡行號令之際日月必多一

不可無印信令該曹印信一顆下送使之發書後復命
似為便當敢 啓

攸院論李義吉疏啓

有敬陵祭奉其吉者疏論 大院君崇奉之意而肆言
無忌有若敦迫 君父之為者極為衷心此是國家莫大
典禮上奔禮官與儒臣參攷經史裁酌古今定議二大臣
非不詳盡而乃有一種異論備於朴知識之疏蓋已駸駸
然有廟饗之意而猶不敢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 殿
下之宗廟為 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其言之輕率怪妄
又已甚矣至於廟寢廊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知此等
無理之說不足以發惑 聖聽於論議已定之後而區區

之慮猶不敢昧然捧入敢此陳達

請易灾修省啓

臣等伏見去夜雷雨之變極為非常不勝驚懼之至迅雷
善雨聖人之所為雖夜必興輝煌震電詩人之所謂不令
不寧乃是天怒之發也况此純坤之月陽氣閉藏之時而
發作如此豈非天之所以大警動於 殿下者乎夫天變
之乍古人以為仁愛之發者蓋謂欲令人君恐懼修省而
不至於危亡有如慈父之怒其子乃欲其起敬起孝不為
有過之人也臣等竊見 殿下即昨以來嚴恭寅畏無大
失德而天灾地變殆無虛月子能盡孝則父必不怒以此
推之則天意固有在矣伏願 殿下益篤其敬慎之又慎

臨政處事之際發號施令之間不敢有一毫放過古人所
謂毋曰何傷其禍將長毋曰何害其禍將大者服膺不忘
使祇畏之心無少解弛以為修省之本務以悅豫天心召
回和氣則宗社生民之福曷勝大幸禮曰孝子之事親
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此真切之論也臣等忝
侍近密職是親承區區憂畏之誠敢此陳 啓惟 勿以
陳言而忽之幸甚

請至日停鞠啓

臣等伏聞昨日鞠廳大臣以至日停鞠之意仰稟 聖旨
未蒙 允俞云臣等竊恨大臣之所以建言者未盡其意
以致 聖明之未及深察也臣等謹按易曰地中有雷復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禮曰仲冬之月日
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觀此二條則聖
人之所以致謹於陰陽消長之際者可謂極其誠敬而一
陽方動之始安靜以養之者乃變理陰陽參贊化育之大
工夫也巡狩大禮也陽事也而猶且停之况用刑陰慘之
事而可行於是日以傷初動之稚陽乎爰至之日五陽而
遇一陰宜無所畏而猶曰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
成釋之者曰刑陰事也恐助陰而抑陽故不舉也况於五
陰一陽之日其所以慎之又慎者當如何哉故曰事欲靜
是則不惟刑事不舉乃百為皆靜之云也竊念 聖明臨

御萬物鼓舞而乃有兇逆之徒潛謀不軌孰不欲即日屠
齧以食其肉而臣等區區適見猶以體元者人君之職調
元者宰相之事事無大於此者而一日停鞫未為失職請
依大臣之啓以應易禮之訓如曰討逆之舉異於常刑不
可一刻停止以稽天討則亦願盤問窮詰以盡其情而訊
鞫一節且待明日何如

政院啓辭

臣等伏見刑曹 啓目公事公州居鄭露等六人以田結
欺隱偷食米豆等事並請依近例象示已為蒙 允此輩
奸慝之犯極為痛憤死固無惜但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
復生故聖王之欽恤常在於此 祖宗朝法典雖十惡大

罪已承服之人亦必啓覆後行刑其重民命之意極其詳
審惻怛蓋如此今日一人陳疏該曹避詆斥之嫌請移于
刑曹而刑曹遽請象示二年遲滯之獄一輩勾斷快則快
矣茅末知於聖王欽恤之道 祖宗審克之典果如何哉
臣等之心戚戚有不安者不得不仰陳所懷以稟 睿裁

請從諫院所論啓

近日諫院所論沿海弊癘一事實為病民之疹疾耗國之
大蠹而論列踰月 斬闕俞音有傷於轉圜之 聖德已
為不細而昨日則又顯示厭薄之意至以政院之捧入為
非是以臺諫之啓視為雜公事矣臺諫袖啓草詣 闕則
政院安得以不捧入乎 殿下於此未免為失言矣臣等

竊深惜焉臣經世性在辛亥年間忝按湖節歷徧海上見
西邊一帶大洋了無尺寸閑地從某至某為某衙門所有
從某至某為某勢家所占侵徵征稅極其苛細而沿海之
民蕩然失業常吁慨嘆故上年入侍之際極陳忠勳府請
復舊征之非繼論裁省廳 批答未安之意則 聖明溫
然諭之曰此言子果誤發矣臣心感激尚如昨日事竊想
聖明亦或能記之矣實不料弊源一開末流彌廣海上
征稅冒占之弊日以益滋今則殆與光海時無異豈不為
聖代之大累乎使其罷此而各衙門不成模樣諸貴家
沾於窮乏則 聖上之留難猶之可也今既萬無此理而
海隅蒼生舉將欣欣有喜色而相告盡為復土樂業之民

不審 聖明何憚而惜此一著遂成一事而三失乎請加
深思亟 賜一俞

請禁斷關節啓

關節之弊為今日深痼之疾公道之掃地私意之滔天悉
由於此識者之寒心久矣至於詞訟則尤是民生休戚之
所係而不聽兩造之辭惟以請囑為勝負由者倖伸直者
抱屈豈不痛甚作書干請本是士夫可取之事而習俗已
成恬不知怪雖有識之人間亦不免此由國家無法以禁
之也請自今明立科條嚴行禁斷如有因事現發者請者
施者並照以制書有違之律事捧承傳施行

請寢內奴復戶之 命啓

有私民故有私財有私財故有私故此內需司之設所以
為王者之無故而非所以示無分於民也內奴婢典司
奴婢乃是一般公賤而一復一古勞逸不勻其有妨於
視同仁之故豈不大哉昨奉 聖批以為當初只恐濫竽
而已別無全罷之事云臣等之惑滋甚焉請罷之論發於
反正之初而不得蒙 允其後又以勿給復為請乃所謂
思其次者而該曹屢請不許臣經世於 榻前凡三次建
白則 聖教有曰如此力陳今當只復戶役而勿復其田
役 天語丁寧今猶在耳竊想其時該曹之行會八方必
以全罷為辭矣今未數年因渠輩呈訴遽下還復之 命
是 聖上之規該曹遂臣反不如數三宮奴豈不大未安

乎令出惟行又惟反請寢內奴還復之 命

議禮合司啓 丙寅

初終罔極之中 許降三年之服在庭臣僚莫不咨嗟感
激欽仰 殿下抑情就禮舍己從人之德出於尋常萬萬
而惟杖期一節未能釋然於群下之心繼而有與出繼有
異綾原君不當為喪主之教則又皆相顧驚駭莫知 聖
意之所在昨日伏觀 聖教然後始知當初降服之教特
出於為 慈殿所厭而 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也此
其輕重所在 聖明萬無不知之理而但以厭於大宗則
聖人不杖之制截然而不可踰故姑以厭於 慈殿為辭
款權依父在為母之禮猶不失為喪主而以杖即位也然

則臣僚之歎服欽仰於 殿下者乃為全不識 殿下之心而 殿下之注措施為自始至終無非獨任已見而初未有會已從人之意也嗚呼此豈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 殿下既以支孫受命 慈殿入承大統為 宣祖後矣而不用禮經所載萬古日星之制乃欲權依父在為母之文以便其私情竊料 聖明內自忖度亦必知其未安而猶不能遽捨者特為至情所牽耳不然則臣等之連日強聒於悲痛之中至於伏閣號顙夜以繼日者當伏瀆擾之誅而前後 聖批未嘗有譴怒之意者必以是非所在有不可威制也 殿下誠即是心而求之則翻然改圖去非即是只在一轉移之間耳其謂綾原出繼不可主此喪

者又是大段失言不厭人心處也為後於義安者不能罷繼歸宗主本親饋奠服本親三年則為 宣廟之後為宗廟社稷之主為四方萬民之所戴而顧可以杖即位於私親之喪代行主人之事乎果爾則先儒所謂厚於所生薄於宗統見非當時取譏百世者 殿下皆有所不免矣果爾則臣僚之稍有愛 君之心者孰敢承順 意旨以遂 殿下非禮之禮哉雖越月踰時不得請則死不敢退請亟 命綾原君為喪主 自行不杖期之制凡事之嫌於國奠者並皆寢罷

又

天下之事有箇是有箇非其中又有大是非者存焉是者

終不可使之為非非者終不可使之為是但其義理精微
有難辨別故聖人教人必使之即事而窮理以去其非而
從其是程夫子所謂只是成就得一箇是者此也今 殿
下之所欲行 臣等必以為不是雖 殿下終不能強之為
是 臣等之所爭 臣等必以為是雖 殿下終不能強之為
非此真所謂大是非者正如黑白之不可留觀東西之不
可易置而 殿下必欲留觀而易置之雖大臣以下苦口
力爭而不肯察納 臣等不審 殿下平日講學明理之功
欲於何處使用也私思易過而公議難勉此同恒人之大
情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乃是聖人之明訓喪固可以直情
而經行乎雖蒙 殿下委曲開諭而 臣等終不敢奉承請

世 丞 回天意德是非得所以答群下之望而無取譏於百

又

聖意既以自主私喪為當然之事治喪節目又悉用 王
后之禮即承 聖批又以孤字自命 臣等惶駭憂悶不知
所處聖人但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乃
盡孝之道而得為而不為不得為而為之皆非所以為孝
也以 聖上之明豈不知此而乃於送終大事節節違禮
愈往愈錯求所以致隆於所生者適以虧損 聖孝而不
足以為親之榮豈不惜哉 臣等之不避煩瀆於 哀疚之
中者只欲愛君父以德而不以姑息耳請 穆然深思

然改圖速立喪主勿以孤字自命殯斂諸事並從死爵勿用王后之禮

又

臣等伏觀 下大臣之教其抑情從禮之意至矣盡矣臣等不勝感激繼之以涕泣也今之所爭只在杖與不杖之間宜若可以將順而苟念禮經所無難於義起惟父在為母杖期而今日之事與此不同恐未若不杖之為有據而得中也聖人制禮之意極其精微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請更加深思俯從廷議

又

臣等伏觀 聖上各領議故李元翼之劄深以上下意見

大相不同為闕臣等於此心有所戚戚焉夫上下志同乃古今天下臣子之至願而三代以降常患於不同者其咎在於上之人不能自克耳今日廷臣之所爭乃是蕩口一談之論天下真是之所在而獨 殿下不以為是宜其愈往而愈不同也臣等無狀固無以取信於 君父而大臣諸宰豈皆妄論而欺君父者哉况元翼以 先朝元老血誠愛君 殿下之平日所倚毗眷遇者如何其不為妄言亦 殿下之所知也言逆于心必求諸道乃人君聽言之法也 殿下誠能整會主意深思衆論之所同者果出於愛君之誠而亟加 察納則上下情意訢然大同而無不合矣請毋以不同為闕而但務自克求為所以大同者

禮經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服不杖期自是百代通行之禮乃所謂天地之常經夫人皆知之矣臣等實不料聖明之不察於此也然非下所不察特欲為主於私喪以伸其情故雖知禮經之意昭如日星而有不暇顧不察之失小義禮之失大此臣等之所以終始力爭不敢避瀆擾之誅也癸亥議禮之初禮官已以別立支子以主其祀為言此非禮官之私見實大臣三司之所共評訂者也聖意若以為不然則當於其時明降指揮使之改議而只以依議施行判下則是已許綾原君主此祀矣主其祀者主其喪斷無可疑不容他議而乃於初喪意遽之中

始下綾原亦繼之教而敢自主其喪臣僚多辨於外而節日盡行於內此豈殿下平日誠心待下之道哉臣等尤竊惑焉臣等之所論者非一二事而今皆已無及矣獨有立喪主不杖期兩節當以得請為期不容但已請勉抑至情以綾原君為喪主自行不杖期之制

又

儀形永闕摧痛愈切此時誠不忍更為煩瀆而但念成服之前只此一夜失令不言則無及於事而誤殿下於過舉又安敢苟順聖意以為小人姑息之愛乎殿下殿於尊祖而屈其私恩綾原罷繼歸宗伸喪亦親此為兩得其禮而無一毫有憾於慎終之道不識殿下何嫌而難

之乎樂正子春之喪其母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既而悔
曰有吾母而不得吾情吾為乎用其情蓋其情發而踰禮
事過而悔也今 殿下至情所發不覺其有陷於踰禮而
所失之大又非子春之比竊恐他日事過之後將有不勝
其悔者焉請 反情求道 命綾原君為喪主服三年服
殿下服不救期勿之有悔

又

臣等之所論執於喪禮者非一二事而叫閤累日無一得
請 殿下之所欲為悉皆次第應節無一不如意者臣等
之不職固已多矣其中 自為喪主以杖即位一節又是
任情失禮之尤大者而昨朝所進 啓辭至今不下漠無

可否而踰制之服已成於 內此前所未有之事也 臣等
俱以無狀不得取信於 君父致有如此過舉誠無顏面
自立於諍臣之列請 命罷斥臣等之職

大司憲避嫌啓

臺諫主一時公議故凡國家大事臺諫論執 諛司不得
舉行雖 上教亦不敢從此是二百年来通行舊例可見
祖宗列聖屈於公議不敢自用之盛德也近日合司論執
之事關於禮之大體而其中主喪杖期一節尤是莫大節
目所當碎首力爭必期回 天而臣 誠意淺薄不能感悟
聖衷失職之罪固已大矣至於十八日初昏禮曹判書
金尚容在陳慰班中顧謂臣曰明日成服雖退合司終不

停論耶自 上催入儀註故欲知之耳臣性本踈脫暗於見事錯料成服不可退日答曰此是 聖上大段失禮之事本欲於今日達夜論執今聞自 上有窒塞之候醫官入診而不能酬答朝日之 啓又留政院今已無可為矣時刻若至則勢須進服退日則恐未安去矣今聞廷議謹然皆以為退日之事小踰制之失大况六日成服本非此喪正禮日期之退有不可恤而臺諫自失直截之風墜落舊規云此是不可破之正論聞之竦然使臣初無此答則該曹必不敢徑進儀註自 上亦不得遽成謬禮今日誤事之罪臣實當之自今以後凡臺諫論執而該司舉行者亦必以今日藉口是則 臣之錯見非但成 君父一時之

失又將啓國家無窮之弊必須身伏重誅然後舊防不毀而後弊不生請 命鑄削 臣職以正其罪

又

人君有非禮失義之舉則人臣死不敢從此古人所謂從義而不從君者也凡在有司尚然况身居諍臣之列以匡救為職者乎臣等今日自處之義惟有一箇退字况在庭公議凜如秋霜今若執顏則豈不為甚無恥之人而 聖明亦安用此臺諫為哉使同僚果有直氣則所當秉公昌言直加駁正之不暇而乃為含糊委靡之言苟且請出至以拘於事勢迫於 上命為皆不足深責則殆將驅一世為觀勢順 旨之態可謂不成說話矣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夫所謂不得其言者謂諫於君而不用也顧此初不能直言極諫感動 天衷又不能自持風裁輕毀舊規者復如何哉 臣等決無就職之理請亟 命罷斥以重公議

請罷榜啓 蒙允

取士於詞藻之末藝已非登賢選良之道况於其間雜之以私邪使薰蕕混淆則實材何由而得天職誰與共理此 行舉不公之弊所以必凶於國家而人情之所共憤也今此 試拆名之後人言藉藉所云行私之狀不一而足而要非目親手指之事或未必不出於中間扇動之言固不可盡信况可得以摘發乎但聞場屋不嚴日黑之後試官

下人有與 子相雜去苟為如此則作奸行詐何所不至極為寒心然此亦行私鬼域之謀他試官何得以知之唯其二更將闌場屋始罷收卷官起出之後追捧試卷至於累請取考此則同參試官均有苟且不謹之失請趙希逸以下及其時承旨并 命罷職莫重殿試既有不公之謗喧播朝野非徒士子之得參者皆不能自快於心苟且存則科舉之事不重而後日之弊益滋請別設試罷榜考官之賢否而人材之得失係焉其任不亦重乎苟不一一稟簡或使匪人廁於其間以行其奸巧之計則雖名公巨卿環坐接席而不免見驕庚戌年許筠之事可以鑒矣請自今凡試官並令極擇擬差殿試之官尤當十分揀選

必得心公眼明恥為邪僻之人以昇其任如曰二十一
難於盡得其人則或者其負數以應唯其人不必滿之義
未為不可貪黷既省則分考認例自爾當除且今日後之
後罷出收卷官以防暮夜行奸之弊凡此等項並令禮官
詳加釐正 啓稟定奪以為一代之制

憲府請削濫錄勲列啓

戊辰

上疏辭勲不得
誌過 國忌後即以公

論發之期於必
免後竟得請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以其賞當其功而足以為慶也無
功者僥倖則有功者解體此先王之所以以賞借為戒也
而况錄勲之舉又是 國家賞功莫大之典何可容一毫
濫偽於其間哉今此逆賊兇慘之謀無發於一夜之內而

幸賴上變先入 國以不亡告者之功雖分茅裂土有不
足惜而中外表表在人耳目者不過六七人而止而錄勲
之數乃至於三十二人之多其無功而濫錄者蓋四分之
三矣近世錄勲之不公議者扼腕而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至於推官之並錄作俑於乙巳權奸把弄之手不可以為
法已丑之事雖出於 先王特命而一時主公論者極力
爭之以為不可許禡等雖曰元勲何得妄有陳請有如援
例之為乎請中外首告者若干人外其餘冒錄者盡行削
去以重錄勲之典以杜僥倖之門免逆犯 闕之期迫在
一夜則 宗社之危間不容髮人臣之義所當在每盡氣
入告之不暇而洪瑞鳳既於朝前得許禡之書沈命世亦

於關中見崔山輝之報而或遲留私室或出外謀議日
夕始令告者自為上變以致分部大晚高勢窘急昏黑之
中對面失賊此二人俱以勲戚宰臣義同休戚而欲避告
變之名幾誤大事罪在難免有何可賞之功乎請洪瑞鳳
沈命世并命先罷後推洪瑞鳳削去勲籍

呈文

上楊經理 稿文

戊戌

朝鮮國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鄭經世為言復事先志貴交
孚茲敢預瀝危悰冀圖寸效事卑職以鴛劣無狀猥受重
任於板蕩之餘自揣方器萬分不堪蓋已朝受命而夕飲
氷矣辭堂之日又蒙老翁面賜指揮丁寧之以盡心國事

獎勵之以金陵厚貺福邦賤臣雖極庸陋其忠君愛國之
性亦出於天畀豈不重感激於老翁之戒告而不思死於
吾君吾國之事耶出城驅馳每懷靡及今將到奉道之界
而治奉道之務矣憑藉威靈殫竭心力虫臂鼠肝惟老翁
命盡瘁效死圖報消埃此心耿耿在中不昧天地鬼神實
所監臨非可誣也苟有 事不得不瀝血盡言於台府之
下者言深之罪自明之嫌俱不可避而如蒙俯察則於老
翁經理小邦之政亦不為無小補矣自古天下之事莫不
成於孚信而毀於疑貳上下大小情志交孚相須相倚如
項目手足上絕猜防之念下無見疑之懼然後心同力協
影從響應所如者無難事矣小邦不祿罹千古未有之變

君臣播遷誠在草莽西向請命於天朝終始仰仗皇
靈以圖保存而一毫不敢有他計此則天朝亦嘗許以忠
義矣乃者訛言孔將飛語等與譎張之極至有小邦君臣
所不忍聞者而含冤忍痛不能一一暴白於天日之下者
亦已多矣卑職出都之日又聞妖言自南方來謂西路陪
臣有許賊以割地與賊以軍餉者至以此語形之時其
言已入於老爺門下雖門下賢明不遽取信不以聞於老
爺而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屋瓦則此言之終不能動
門下之聽亦不可保也今卑職將入南界而為此懼深恐
受老爺戒誥以來幹不得一事而或有意外不測之言先
入於老爺之聽則老爺雖明安能於一言之頃斷卑職之

必無此事而不見疑耶若爾則卑職雖欲粉身糜頂以副
老爺之命而發言作事動輒拘掣終不得自盡其心力以
死豈不冤痛而推言其害則又不但為卑職之冤痛而已
也夫以小邦素習禮義粗知忠孝而寡君至誠事大如子
事父臣子之稍有知識者莫不觀感而頌則顧當存亡危
急之際忍為媚賊求生之事實萬萬無是理而輿訛造語
無所不至試以近事言之南倭之素無子女者得以女與
倭之名閣臣之奉使畿邑者有投倭尚州之謗此其情迹
較然而有此唇舌况如卑職者又何足顧耶嗚呼君臣之
間有如父子而古人尚有臨行上書至為息壤之盟者誠
以先事而言則情志易孚見疑而辨則先入難解故不得

不甯知惟老爺以天朝重官下視小邦陪臣其地位之懸
絕不啻如天淵嗚無一言而欲望其情志之潛孚不亦遠
乎此所以彷徨踈踏終不得避干冒之誅而願先事以散
口以圖功於萬一此非但為身謀亦所以為國事謀也重
念卑職獲罪于天壬辰寇至之初毋死於賊師死於賊虜
死於賊一門骨肉之死於賊者又殆十餘人其痛惋泣血
之誠實倍平人而才力微蓋相弁募兵而讎不得報痛
在心骨七年于茲矣今幸得死有所而又有老爺威名是
賴奔走於一風得見此賊之滅則死無餘憾而輒於未赴
任之前軍兵糧餉大段緊急之務皆未及奉稟先以此言
進其罪雖大而其情則戚矣伏望台慈俯垂憐察曲賜陶

鎔使頑愚舍感效命於知己之前則一塵雖微成山有補
豈不幸甚易曰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
務願以此言敬為台府誦之

禮部稟帖 巳酉

朝鮮國差來陪臣吏曹叅判鄭經世禮曹叅判呂裕吉刑
曹佐郎魚司憲府監察李芬等謹薰沐跪稟于禮部大堂
老爺台前卑職等於本月十六十七等日詣朝天宮依序
班譯官等援引前例以玄盤領隨班演儀訖謹按 大明
集禮蕃使朝貢儀冠服條蕃使於奉天殿朝見依品服朝
服行禮竊伏惟念我 太祖高皇帝折衷百王之制定著
一代之禮其一統四裔納之軌物之意蕩蕩乎非前古所

及世宗肅皇帝刊行是書廣布中外使萬方臣民皆得
考据有所遵行如大陽中天萬物咸覩而奈小邦前後陪
臣並以玄盤領從事夫盤領之制創於後代本非法服今
雖為大小臣僚行用之服而以之用於朝賀大禮則非徒
不經甚涉苟簡况玄之為色古人用之為齊服故禮曰齊
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今於萬國會同烏獸率舞之地奚取
於陰幽之義反復思惟莫究厥由此必當初小邦陪臣不
識皇朝禮制用此無據之服而皇朝典禮之官只謂夷
人鄙陋不閑於禮遂不責其備禮曰循襲謬以至今日則
耳目所習有同經制問之於序班則曰玄衣也問之於譯
官則曰玄衣也前後陪臣習聞其說而未嘗致疑其致疑

者亦不過曰皇朝以此分別華夷耳豈知高皇帝制
禮之意大如天地昭如日星如此耶甲職等今欲遵行憲
章以朝服隨班而久則難變變則致恠人之常情况此朝
班大禮何敢曰禮如是而徑行之哉伏乞老爺稽之皇制
叅以禮意許令朝服入叅以舉廢典以整朝儀則自此以
後小邦陪臣得與衣裳之列者皆老爺之賜也老爺若以
事異親臨見疑則是乞不然集禮班位條曰其遇正至
聖節則班行禮位在文官拜位之東去而無服其國服
之文豈不較然明甚設令服其國服小邦非如毳衣卉服
之比允典章文物一遵皇朝之制其遇節日望闕拜表
迎詔等禮國王用欽賜冕服百官用朝服即事而

盤領之衣則不用焉今行之於國中而廢之於大庭豈不尤為乖舛毋念前頭節日雖近而此事初非創議新制必經聞奏之例申而明之舉而行之特在老翁一處置之問伏乞老翁曲加商量速賜裁奪不勝幸甚

兵部呈文

朝鮮國差來陪臣吏曹參判鄭經世禮曹參判呂裕吉刑曹佐郎兼司憲府監察李芬等謹呈為過慮生起下情易阻懇乞老翁洞賜照察曲垂陶鑄事卑職等為國王咨奏內確確一事未知朝議如何不勝憫鬱謹令譯官張士元南胤咸等詣職方清吏司稟跪稟則蒙徐老翁面問以小邦細民偷賣於奴胡為慮去夫人之情偽難察久矣

而小民無知惟利是營亦何所不至宜徐翁之有此慮也惟是此事之必無明若觀火者有二焉卑職等請以死保之夫人必言語相接也然後得以通其詐偽焉往來相雜也然後得以交其貨物焉小邦之西北二道雖與奴胡境土相接其部落所居深者八九百里淺不下數日程而界至相截法禁甚嚴絕無往來雜處之事兼且語言不同道路幽險雖有至愚嗜利之人亦不敢負確硝犯死禁之數日程與平生不見面目不通言語者相售而求利也明矣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安肯賣莫重之貨而涉不測之境以自取殺越之禍乎若彼胡戎橫行於沿江之地則時有之矣方胡之至我不敢以零賊而忽之於邊城堡莫不

戒嚴以待之又安有姦細之徒攔出其間私與之買賣耶
允此特以形迹之易見者言耳若以利害之大情言之則
尤為較然此胡之朶頤於小邦非一朝矣特以小邦有
大邦為之父母得全於壬辰之變故不敢輒發而其投鞭
鴨綠之心實未嘗已近自兩酋結媾之後禁鷲之形猶噬
之狀歲異而月甚小邦人心憂恐驚駭莫保朝夕彼小民
蚩蚩縱不知有君國其愛父母重妻子之念根於天性出
於至情雖使賣一介稍得一介銀必不以此器與彼賊使
屠其父母戮其妻子也世間安有此理此卑職之所謂明
若觀火者二也另質之請乃小邦莫重莫急之計今若以
此政是而阻其請則竊恐所謂過慮生疑者不幸近之而

小邦之寬憫在所當白卑職等不敢以犯分為慮而嘿無
一言焉嗚呼壬辰之變賊在東南而小邦君臣得以西顧
於父母之國故興師給餉發運兵械 皇上終始拯濟
之甚無所不及今此胡無動則已動則必先絕遼路使小
邦不得赴愬於 天朝而隳其糜爛當是時也 朝廷雖
不惜萬石之糈以施拯濟之恩亦有求我於枯魚之肆而
已豈不痛哉 宣君深謀遠慮實出於此而咨 奏中不
敢索言之伏乞老爺洞燭千里勿用三思速行題覆曲盡
陶鎔不勝幸甚

擬呈禮部文

謹三為以理為斷不疑無查速賜裁處用懷遠人事卑職

等竊聞 國王咨內中江關市革罷事一款 廟議將欲
行文遠廣查到後方議罷留去竊念此事在 朝廷處置
陪臣之義惟當恭俟指揮不敢有所喋喋於其間而反復
思惟囁嚅累日又不能終嘿不陳則輒以愚者之慮仰備
採擇焉 三師東出之際權設此關以助接濟特出於一
時便宜之計非久遠之規故班師之後即議還罷而
所以仍留至今者直高太監蔘課之議有以沮之耳只據
此等情節而斷之以理則革罷之當否可一言決不待查
而明也卑職等第未知老爺必俟行查者的為何事欲知
原初設立之由則 憲君咨內始末具在歲月可考欲知
仁稅多寡之數則老爺於邊疆重事必不問此以為決其

必欲知事勢之便否矣則老爺既不欲據理懸斷而必問
於撫鎮撫鎮又安肯據理懸斷以對於老爺乎其勢必將
次次詢究以及於中江而後已中江之人以市為利託公
濟私無所不至今以罷市之便否詢及於此輩則是使欲
重者制地竊恐實事不聞聞事不實而關市之弊終無可
祛之期矣卑職等於此又大有所慮焉查而得其實則善
莫大焉查而或不得其實如上一所陳則老爺於參商裁決
之際必以遠廣之報為是而以 寡君之咨為出於不實
憲君幼習母誑之訓長加以實之功嗣位以來號令於
國中者無非忠信之發至於事上之際尤殫誠敬不敢有
一毫欺慢者國人之所同頌戴今以不實之名或歸恪謹

之地則陪臣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此所以嘯嚙累日而終不能嘿也伏乞老爺曲垂諒察即傳行查但據 憲君咨內事理決其可否則其存其罷特在老爺處置初非 憲君之所敢必况陪臣乎卑職等竣事之後將浹二辰淹留公館久糜廩料惟復命之期計日以俟若俟行查回到即當更延時月亦非遠人之所得安心并賜憐察速行裁處不勝幸甚

督府呈文

癸亥

伏以小邦誠不幸而不吊于天國步將顛誠幸而見佑于天邦命再延舉國臣民出死得生惟欣抃躍日俟 冊命之降茲聞讒說震驚至有查問指揮嗚呼此豈小邦臣民

始慮之所及哉心痛之極不得緩聲請陳其一二而幸老爺之垂察焉粵惟我 昭敬王不幸無嫡嗣不得已而以側室所出光海君瑋為世子蓋嘗請封於 朝廷未獲命而薨光海君遂襲位其在儲宮巧飾虛偽稍有仁聲而此座之可惜識者或已憂之既襲位則乃背棄 昭敬王臨絕之訓不畏于天不畏于大臣恣行不義反道悖德罔有紀極其大者則 大妃金氏以嫡母而有子常懷猜忌與讒賊合謀幽廢別宮穴通飲食將 大妃父悌男誣以謀叛而殺之將 大妃七歲嬰兒奪之於懷中囚于海島而瘦死之遂赤其族不遺噍類凡有地逼而勢嫌則並不相容兄弟姪從同氣骨肉次第屠戮是其數毀倫紀自絕

于天甚矣然此猶國中事耳至於小邦之事朝廷如子
事父自我先君康獻王以來世篤忠貞罔愆侯度式至
我昭敬王有隆無替守藩四十年終始一心蒙神宗
皇帝察見至誠屢加嘉獎逮于壬辰倭酋平秀吉大舉入
寇而恐喝小邦迫令先導昭敬王以為廟社可隳朝
廷不可背遂舉國而西赴想於朝廷神宗皇帝益義
之動天下之兵運天下之粟拯濟於淪滅之餘自開闢以
來中國之待外藩未嘗有此神宗皇帝字小之仁固天
地莫量而小邦之著於忠義亦自此而益信於天下矣迺
者奴酋猖獗大邦為讎則為光海之義雖無帝命猶當
竭心殫力整繕飛輓以赴朝廷之急延為無負於皇

恩無忝於先烈而陰懷詭譎皆與虜通皮幣金繒信使相
望深河之役帥臣附賊本出密授宣川之變遣吏引寇亦
由意諭此而能忍孰不可忍犒賞之賚實入內帑詔勅
之頒廢不迎受王人入境則嚴加防禁惟恐所作隱隱
或徹於朝廷此其背恩忘義絕滅天常而得罪於天下
後世不惟無以為昭敬王之子又將不得為聖天子
守藩之臣矣其他沉湎酒色窮極土木擯介忠賢崇信奸
諂淫刑酷克剝割黎元九可以亡國喪身者靡所不為而
不暇悉數亦不必悉數矣殘賊之人是為獨夫人心已離
天命靡常神人與能曆數有歸我寡君以昭敬王親
孫英明仁孝出於天性蓋自幼稚之時昭敬王已奇愛

之 昭敬王姬上體先君遺意下應百姓冥志廢昏立明
轉危為安一日之頃境落清明晏倫既歿而復叙天理既
絕而復存亮邪斥戮賢俊登庸苛故除去塗炭真安雖古
音順天應人之舉莫是過矣奈何從者如市快觀爭先則
曰齊兵向闕庭燎所迫焚即撲滅則曰焚燒宮室天命人
歸至順至易安事干戈招後之說尺童所笑雖置外邑不
廢供奉息禮有加壞君之言天日可證傳口走丸止於甌
史流言止於智者以老翁之智少垂照察則凡此數端必
不待深辨而明矣若以廢立之舉非常反經為非則天下
之事有經有權權而合道是亦經耳聖人之言曰杜稷為
重君為輕此言何謂耶君有大過三諫不聽則貴戚之卿

可以易位况獨夫所犯不止大過而以母廢子命孫承祖
其名義之正事理之順百世以俟可以不惑而萬里之外
明有未見此帝舜之聖所以有畏於讒說也伏願老翁秉
公垂明大觀深察亟與敷養力為伸釋使 寡君得以早
承 寵命以綏東藩而小邦得以快雪不韙之名自立於
天壤之間不勝幸甚

百官呈天使文

丙寅

謹呈為痛陳危迫之情冀蒙敷養之恩事小邦僻處海外
幅員褊狹土地硠确禾穀不繁一年租稅之入僅足以供
一年祭祀俸賞客饗殮之用猶且縮節浮費歲積儲餘
以備水旱兵戎不虞之需不幸壬辰兵燹之後公私倉庾

蕩然成墟至今三十餘年猶未復舊子遺之民不能百一
於平時則出粟米以輸于官者其數可知也於是國家一
應經費悉從儉省祭祀用下牲御祿視下士有如貧人窶
子忍飢寒活計苟度歲月至於軍餉所需甚急且重則不
免加賦於常稅之外以給其用雖竭民膏血有不暇計自
己未以後奴酋構釁中外騷然四民失業而防邊餽饈歲
費數十萬石則危廬廩宇常有不繼之憂先王之制無三
年之蓄則曰國非其國况不能支一年乎嗚呼其急甚矣
迺者督府毛爺單兵越海西泊我疆招撫遼民諭以逆順
遼民之慕義歸正者緡屬不絕加以數年以來遼左凶饑
抱負流離貿貿而來者又不可勝計今督府所統標兵數

萬之外其老弱不堪為兵者亦且數十萬督府既容寓我
地其勢不得不取資於主國軍餉之外又責賑糶之需雖
依給物貨名以懋遷而實非國俗所要不能流通實皆取
辦於農民夫以一夫之耕供百人之食此豈可繼之道哉
近得餉臣申報上年十二月以後支用之數已十萬三千
六百石零從前百計經營各道輸運之穀已盡之絕不得
已發出邊上倉儲留待城守者以繼之如昌城義州最為
賊路要衝備禦緊急之地而昌城則已一空矣義州僅有
旬月之儲他邑可知持此待賊一髮千鈞不足以喻其危
矣遼民之流冗者又散布村閭與我民雜處開口指腹訟
門討飯雖以督府鈐束嚴明屢行集徇而飢餓切迫何所

不至弱者不避咄咄強者恣行攘奪終至於主客胥怨怨
極而怒近聞邊城山洞僻遠去處或有斬殺之變夫絕民
生道而禁民為亂此理勢之所必不能豈不寒心如使小
邦稍有儲待可以相及則以我 宣君至誠事大之心何
敢為 天朝赤子惜西江之波乎誠以勢窮力屈如上所
陳將使數十萬生靈朝脫席狼之口夕為烏鳶之食此
宣君之所不忍怒然也為此再行聞奏請簽留丁壯撥還
旄倪以為兩利俱全之計今蒙 朝廷軫念另為區處令
督府將在鮮遼民盡別邊島其存撫外藩必欲全安之意
出於尋常萬萬小邦其蘇之喜啣感之情曷存窮已况督
府目見邊上形勢岌岌若此必能追加壁畫奉行 朝旨

有如救焚拯溺之為大小臣民方側足傾耳以俟萬一耽
延時日不為之所則是為坐視小邦垂亡之勢遼民待殲
之命督府忠勤有素其必不忍為此矣抑朝議謂鎮臣收
之使不在鮮封而鮮人必歎驅之使并不近鮮島則驅其
民能驅其帥乎又謂驅之入島可也驅之離島不可也卑
職等竊恐 朝廷於小邦情事猶有所未盡照察也小邦
之恪謹侯度不敢或懈餘二百年矣蒙 列聖嘉獎之典
亦非一二計矣壬辰之變以亡為存秋毫皆 神宗皇帝
之賜君臣上下靡粉思酬之念銘在心肝矣允所以供事
于 朝廷者力所暇及有不肯盡則神明殛之矣况今與
賊對壘兵力單弱而猶得相恃以為固者以有督府在道

為之唇齒也即使小邦原無向上之誠但有自為之計必
不敢驅之離島使不我近矣 朝廷既以安插各島之事
專責督府小邦惟當靜俟 朝命不敢三瀆所恐督府不
早為戒小邦無食可給終至於淪胥以亡以貽 朝廷之
憂耳竊惟二位老爺手捧 綸音遠涉荒域福星所臨萬
物皆春早職等快觀祥儀私自慶幸敢陳危迫之情仰下
咨訪之聽小邦存亡危急之會固在呼吸而 朝廷保存
屬國之策亦甚緊急伏乞曲垂憐憫俯採輿誦復 命之
日備將耳目所及明白敷奏於 冕旒之下則其賢於
寡君遠外聞養之不能親切不啻萬萬而亦所以仰體
皇上一視同仁兼濟內外之德也豈不幸甚

呈金使尚容

乙巳為本州儒生作

粵昔申侯潛之來益茲土也謂治邑之道莫先於興學廣
治書塾於各面以課蒙士至今吾尚之人粗知絃誦之習
禮讓之風者秋毫皆其賜也厥後衆議咸歎中州而建一
書院使一邦士子咸聚羣居以為觀善之地而廟享先賢
以隆尊師崇道之典或因謀始不審或因地未定遷延
歲月事未集而壬辰之亂作寇退之後士子之僅存於鋒
鏑飢餓之餘者十不二三歎相與收召魂魄尋理舊學則
既無葺修之所又無導迪之方張張貿貿莫知所之而善
俗日以壞偷風日以滋縫掖之舍嗟茹歎者久矣幸今瘡
痍已定文教可遑而適遇斯文大君子為之地主此古人

所謂天與我時也民等茲於本月初七日大會鄉人共謀
前事將以二十五日選勝於有洛之陔為及秋鳩材之計
竊念官家物力蕩然懸罄雖以令城主游刃手段極知無
一所致力然而元百規模施措等事必須聽候指揮伏望
念於風化之源留神於簿領之外為古人悉心細紀之事
則庶見渠渠厦屋之成而仁風所動多士蔚興吾申侯不
得享義於前矣豈不幸甚

呈柳方伯永詢文為本州儒生作

伏以士子衛道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宗事先儒使臣宣化
之務雖多而莫急於倡起文教茲皆各其職分實上下之
所共勉而患在下無篤實之志上失振作之方鮮能相與

以有成此前事之當戒而今日之當勗也竊惟吾道之東
久矣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若金寒暄鄭一
蠹李晦齋諸先生相繼於數百年之間蔚興於數百里之
內講明正學啓佑後人我東儒賢之出於是為盛而我嶺
南所以為我東之閩洛也高山景仰羨所同雖無間於
逯通想像欣慕之情尤切於耳目濡染之地吾尚適在嶺
之上游為一道大邑冠章甫衣縫掖者亦不為不多今欲
中州而立一大書院合祀五賢以為羣居講習之所以寓
羹牆追慕之懷相與誦其文辭遵其塗轍庶免為鄒魯之
罪人而使後之學者知吾道正傳之在此不為他歧異說
之所遷惑則斯文幸甚國家幸甚不但為是邦之盛事而

止也人心所同士論齊合卜地於洛水之上則羣山環峙
大江中注勢高而宅幽曠如也奧如也允合於先賢安靈
士子截修之所或者天作而地截之以竣今日也苟念工
大者費殷事重者役鉅以吾州蕩殘之力決不足以辦此
事此生等之所以長吁永歎不得不以聞於宣化之地者
也伏惟相公閣下受任於多事之際專聞於潰裂之地其
所以綢繆邊圉勤恤民隱者宜無餘力暇及他務而下車
之初首以興學為重接引多士誠心勸課舊章之有關於
獎育者次葺修舉崇車所到士爭興起此所以急於先務
而知所用心也吾黨隆師之舉適值右文之政豈非斯道
將興有誘吾衷而經畫布置之事悉有賴於閣下耶以道

而言則天下之所公共以人而言則一國之所尊敬以一事
而言則一道之所同力伏願閣下勿視為一州之事按圖
視制度材量力經費之不給於本州者益之以營儲力後
之不足於本州者助之以隣境工匠材物之不產於本州
者分定之以各邑通融湊合以為裒益則力之均於彼者
甚微而事之集於此者甚大渠渠厦屋之成將在不日而
閣下倡起文教之化鼓舞遠邇爭相激勸蔚為時材則其
惠之所及又不止於一州一道而已豈不偉哉嗚呼天降
大賢道積于躬生不得筮筮於治道後猶為模範於後學
則其一時之不幸乃所以為大幸於後世而世衰道微邪
說交作士各異師人自立說尊禮之典未聞詆侮之論或

發豈不為有識之寒心而古道之深憂耶生等地同生晚
既未及樞衣於函丈之間志動力微又不能捧土於塞河
之日末路儀儀靡所依歸區區廟享之事乃為盡誠之地
而不有賢相公特興致力則又恐終不得成就其情戚矣
敬敷腹心言不知裁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八

